

湖南行

宮崎滔天作
陳鵬仁譯

二月六日 於九江上游

敬啓者、長崎之醉，至上海尚未醒，現正在溯長江之中，明日將到達漢口。

此行完全爲了弔黃興先生之靈於其故里，以及慰問黃先生的遺族；現在雖然看不到四圍的風物，祇要有所見聞，我將報告社長（鈴木天眼）和社裡同仁。

在船中，偶然邂逅工學士益田達氏。益田氏是益田孝氏（創辦三井財閥的財界巨頭）的侄子，現任中日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經營安徽的桃沖鐵礦。他說，鐵山雖用中國人的名義申請獲准，但附帶於它的迄長江的鐵路，却以安徽省長的命令不准。其前途，不知道將如何。（關於桃沖鐵礦，我曾在本報屢次詳細報導過）

安徽是徐樹錚、倪嗣冲兩君的「天下」。中央政府之命令亦無之奈何。所謂中日親善，就他倆來講簡直是噓語；道理對他們也束手無策。

天下之事在人，中日親善，秉公持平，有何不可？何況一視同仁？要緊的是知己和知彼（敵）。希望堂堂之標榜不致於誤自己國家和友邦。一事乃是萬事，而不知此道理者將蒙受災禍。

二月十二日 於岳州

敬啓者，前日之雪已停，漢口的三日很舒服，惟雪融化了之後，路上不好走，所以我未能弔訪漢陽和武昌的古戰場，祇是訪問了兩三個朋友，和兩三個朋友來看我；晚間應三井支店長的招待在「福宮」歡宴。此地的酒遠比上海的酒好的多。

九日中午，乘武陵丸往漢口出發。隨船溯江，左右眺望武昌和漢陽，頓時憶起當年黃將軍之事而眼淚潸然。現在岳州，昨天到達此地，往日清輪船公司上海辦事處二樓，在這裡等着明日到湖南的船。從漢口，跟自稱唱浪花節的和田常波和兩個美人（？）一起上船，而他們也宿二樓的一室。受主人安澤夫婦的盛大款待。由於昨天是日本建國紀念日，晚餐桌上酒池肉林，加以常波君的「乃木大將信州拜墓」一曲，和兩位女士的參加，我於是大醉一場。這是近幾年所沒有過的熱鬧的建國紀念日。與公司有關五、六位中國人也來助興，真是愉快。

主人夫婦帶我們去參觀岳陽樓。雖有往昔的面貌，但似經過幾次改建，現在它用做營房。太

殺風景了。樓頂上眺望絕佳，可謂古人不欺我。惟現在水量減少，因此君山與樓之間有海面，因而損及洞庭湖的大觀。現在正在準備開始喝酒。匆匆擱筆。

二月十五日 於長沙學問街黃公營葬事務所

敬啓者，十三日上午，由岳州乘小汽艇溯洞庭，黃昏時刻到達蘆林潭（譯註一）。此處乃是連接長沙和岳州的地點。由長沙到達的小汽艇已等在我們。在換船的時候，我偶然見到一個好像日本軍人的人士。在漢口時，聽說木村少校到了長沙，或在路上會跟我們會開；因此我以為他是木村少校而正想跟他打招呼的時候，對方竟對我先說：「您不是宮崎先生嗎？我是杉坂。」說畢，並抱着我。原來是駐紮廣州的杉坂海軍上尉。他說他由廣東出廣西，橫貫湖南，剛剛到達漢口。傍邊站着一個日本人，經杉坂氏的介紹，得知他是爲創辦中日銀行而到長沙的小野君。共喜奇遇而舉杯祝賀，醉來，介紹我一行的浪花節諸君。常波君原是海軍出身，互道姓名，得悉曾經一起在軍艦常磐服務過，且皆爲杉坂君的部下，一道

練習過柔道；有人提議唱一曲，於是在不足四張半榻塌米大的小汽艇裡開始唱浪花節，繼而有「新內」、「長歌」、「獨獨逸」等等（譯註二），到夜半一點鐘，纔盡興而散。

翌晨六時，輪船開始溯江，但我們仍在夢中。十時左右醒來，上甲板上，目見遠近山林綠樹，尤多松樹，水清，似覺回到自己故鄉。下午四時抵達長沙，受到黃公營葬事務所職員的歡迎。與其前往該事務所，親拜黃公靈柩，與一歐君（黃一歐、黃興之子）夫婦握手，一看傍邊的客人，都是我的老友老同志。他們今日皆居湖南政府要津，我跟他們一一握手，歡喜若狂，甚且流淚。晚餐後，到另室去就寢，時已過十二點多了。此夜思繁夢多，未能睡好，醒後稍覺頭暈。其詳，後談。

三月七日 於長沙

敬啟者，到了長沙之後，是否寄出了信也都忘了，因為一到此地，便是一連串的宴會，一直在喝酒。問同道的松本藏次君，他也記不得。真是可笑。惟並未損害健康，請勿念。不過仍然不能太粗心大意。

前日，曾應譚（延闓）督軍之宴。陪席者皆為當路的廳長，大多是留日者，而且幾乎是老同志。他們都知道我喜歡喝酒，因此要我乾杯又乾杯。我以酒量、健康不如往昔而謝之。可是在座的老友曾繼梧君（現任工廠局長，三次革命當時的臨時督軍）竟舉杯說，你我是革命的殘渣，黃（興）君已死，我們喝酒喝死也沒關係。聽了這

句話，我又大喝特喝，終於喝倒了。後來據說，自黃君去世後，曾繼梧一直在喝酒過活。嗚呼，中國現今尚有這種血性男子漢，可賀也。譚督軍是位寬厚長者，更是斯道的豪者。湖南可談，湖南可親。我大加信心。

在到處的宴會席上，主人皆異口同聲說：「黃公之志未竟，請多盡力。」這句話，給我很大的傷心，也給我很大的安慰。我們一行，以此語為滿足。

數日前，順視蔡黃、蔡（鐸）兩公墓地之便，登了嶽麓山。該山有松樹、椎木，有蹊蹻，加以處處清水流，儼然是座天生的公園。湖南省議會且決定將此山做公園，並已開始動工。我提醒他們，做公園時萬勿損害其自然。

登嶽麓山時，我想起了京都的若王寺。前年，跟財部熊次郎兄參拜若王山下新島襄先生（譯註三）墳墓的時候，從墓地所展望的風景，跟從嶽麓山所展望的風景非常類似，祇是嶽麓的規模（風景）大就是了。黃公的墓地位於其頂上，有若新島先生墓地的位置；而蔡公的則在稍微下去的山腰，皆為絕景，似很適於安息的地方。黃公的出殯內定於四月十五日，蔡公十日，但這畢竟是內定，不是確定。今晨十時又有宴會，我剛回來，醉醺醺。

三月十一日 於長沙

敬啟者，為了恢復連日的「酒勢」，從前天起開始絕對禁酒。雖然說是「絕對」，但並非以後絕對不喝一滴酒之謂，而祇是在尚未恢復健康

之前，一滴也不喝的所謂有限責任的絕對禁酒而已。不過，在實際上我並沒損害健康，祇是想防患於未然。我亦老矣，我心裡有些悲痛。一笑。

上月二十五日，此地國民黨當局（此地尚為國民黨天下），在教育會曾經為我舉行了歡迎會，時間是從上午十一時到下午三時。雨天。坐轎出門，外邊有二十來位像士兵的人馬穿着雨衣擋着鎗排列着，我的轎一到，其領隊便命令最敬禮。我以為有什麼貴人來了，左盼右視，竟見不到那種人。而隨轎夫的起步，隊伍便依號令向前進，到達教育會門口，依號令隊伍止步，並向從轎子出來的我敬禮。我半信半疑地進入歡迎會場，講演完了，吃完了盛餐之後，隊伍又照樣敬禮，轎導把我送回黃公館去。回來之後，覺得奇怪，遂問一歐君以此事，他呵呵大笑說，那是警察保護您的措施；我嘆說，六年前，我在我的祖國日本受着罪人的待遇，今日在異鄉竟受如此這般的歡迎，至今我纔恍然大悟做為浪人的可貴。一歐君說：「你是日本人，所以是浪人，如果是中國人，不是總統，便是總理，因此受警察的保護是應該的。您的熊本口腔日語，於我有如美麗的音樂。」當天冒雨而來者六百多人。林德軒君代表發起人致歡迎辭。繼之，我以楊君做翻譯，詳細談去年九月下旬由東京出發，到名古屋去探視恩師雲右衛門的病；然後到博多（九州福岡——譯者）去探望蔡公的疾；爾後到上海跟黃君見面，向其報告前兩者的病況。可是就心他倆之病情的黃公，却突然罹病並先去世，一週後，雲師又去，不日，蔡公亦與世長辭的經過。

其次，我略述黃公和我的關係，最後就黃公的主義精神說：「名為實實。黃與先生的主義精神，正如其姓名所示，乃以復興黃種民族為目的。他不但不是以人種的偏見來拒絕白人的小人，而且是對於非人道的白人的驕傲能付之一笑的寬厚君子。他所求的是，使黃種人站起來免於白人的蹂躪，令其獲得跟白人同樣的權利和自由，要其平等地互相來往。這是他的理想。中國革命是亞洲強盛的第一步。他深信：祇要中國強大，並能跟日本攜手合作，亞洲的復興決非難事，因此他醉心於破壞四千年來的（專制）歷史，以建設新共和國。他雖然成功於破壞的事業，但這並不是目的，而祇是一種手段。縱令建設共和國，如果對於國利民福不能有所貢獻的話，不但毫無意義，遑論亞洲的復興？是即黃公的目的祇達到其一成，留下了九成。這固然是各位的責任，也是我們日本同志的義務和權利。」

以上述大致內容，我演講了一個小時半。然後還有四、五位同志講了話。下來就是宴會。在演說方面，我可謂外行人。我不是不喜歡演說，而怕演說。可是比起唱浪花節，我覺得還是輕鬆得許多。演說不外乎是表達我心裡頭的想法。可是，浪花節有時候得說些不想說的話。譬如模倣公公、婆婆、小孩乃至於女人的聲音，我是最不行的。而這也是為什麼我在斯道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

一天到晚祇說中國酒也不大好，所以今天我想來說說此地的日本酒的事。據說，此地也有一百六十位日本人。而我國在此地的代表領事就

是斯道的佼佼者。在三井、久原、大倉的幾次宴會和領事本身的宴會，我都跟他「交戰」過，但我始終拜下風。其次是郵政局長宮下君，他雖然很能喝，而且也喜歡喝，但不能算是酒豪。在量方面，三井的百瀨君似可數為首屈一指。在唱歌方面比較出色的有久原的柴田君；醉了就睡的是日清輪船公司的佐藤君；浪花節的名人為三井的伊勢田君；最會唱中國歌的是綿貫末次郎君；舞劍的能手是領事館的警官先生；吟詩的名手為日豐洋行的日名子君；而日清的佐佐木君，雖然不能喝能唱，惟因剛討老婆，不喜歡「表演」。尤其是領事和宮下郵政局長的「衛生舞」皆屬上等中之上等。以我這支禿筆，難以描述，不再說明為宜。

其他一百六十人當中，還有許多多才多藝者，但我祇說些我所知道的人。

「東洋日乃出新聞」，此地日本旅館兼料理店「美和」的掌櫃是愛讀者，我也借看了它。有如異鄉逢故舊。匆匆。

三月十一日 於長沙

敬啟者，絕對禁酒三天已經結束。上月十一日，我曾邀請領事以下十幾位主要的日本同胞到「美和」來個牛飲馬食會。此會盛況，做主人的我也非常滿意。我還相當能喝，請釋念。

此地督軍譚延闓氏酷愛日本櫻花，最近櫻樹經由東隆洋行購百棵櫻樹，擬移植於乃母墓地。前天櫻樹運到了，我贈送一百棵當中的二十棵，昨日且親自到墓地去種植。墓地距離城西一里許

。四圍為小丘、竹林和松樹，在此中間埋遺骸，以為墓地。誠為一瀟灑的小公園。此一小公園種有百棵櫻樹，數年後必成為日本櫻花的名勝。此日終日移植櫻樹，黃昏時頃回到黃公館，桌上竟有中野熊五郎氏的訃信。它使我痛覺人生無常。他的肺疾已久，但他以為不是肺病而不服藥，人皆為之痛。我離開上海前，他的病勢已略惡化，他的同鄉吉住醫師（縣參事會員吉住勳平氏胞弟）騙其為胃藥要其服用。他嘗了一口，知道是肺藥而棄之。我跟宗方小太郎君商量此事，並對他的病況抱着悲觀的心情來此地，今日他竟與我永別了。天下奇矯之士，終以奇矯終其一生，可謂為其所願。

埋葬黃、蔡兩氏之嶽麓山乃是湖南之名山。屈原之祠宇亦在其山麓，今日又擁有此二名士，其名將更不朽。省當局已決定乘此機會以省經費將此山做為公園，並已着手於道路之改築。如前函所奉告，此山樹茂水流清，古石怪巖起伏處處，成為自然之公園。在不損害此種自然美之範圍內予以人工，並植日本櫻樹，其春色更可想也。據說，東京之朋友，為紀念黃、蔡兩氏和趕上明春，有捐贈櫻樹之議。此舉大可。如能種植一萬棵，嶽麓將化為櫻花山。將中國化為櫻花，萬萬優於中日親善之口頭禪。貴地同感之士，請捐贈，一棵兩棵，不拘。但這是明春之事。敬啟。

三月三十日 於長沙學問街黃公營葬事務所

拜啟者，來湖南覺得高興的是，除山水，有

許多留日者外，就是勵行植林和教育。本月二十二日，譚督軍曾經親自率領官員、教師和學生到嶽麓，種植樹木，以爲示範。尤其有趣的是此地的植林政策。湖南省法規有此規定，即雖屬私有山林，如伐木經過六個月不植林，其所有權則告消滅，任何人皆可在該地植林並所有該筆山地。不止山林，爲湖南之富源的礦山也是一樣，即：獲得探掘權六個月內不開工，或者停工六個月以上者，其權利則告消滅，任何人皆可提出探掘之申請。這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政策。

教育機構有商業學校、農業學校、養蠶學校、法政學校、師範學校、中學小學，一共有一百二十八所，省立國立，皆免學費。因此所有學校，全是「客滿」。據說，第一次革命後，大家對教育非常熱心；但是，二次、三次革命後，省財政紊亂，教育大受影響。受影響時的情況尙且如此，盛時的情況如何，當不難想像。

說到財政之窘困，爲謀求救濟，目前有借款問題之提議，且據說由日本領事正在進行中。過去，借款、賣礦問題常有所聞。惟皆爲日本商人內部之鬭爭而未成，因而徒增湖南省之困苦，因此遂由督軍向日本領事提出，日本領事報告日本外務者，刻正由外務省邀資本家俾應督軍之要求。相信不日可獲解決。

然而，北京政府當局中，却有擬將此地水口山及其他重要礦山歸爲國有之議，因此此地公民便非常憤慨，紛電當局，以鳴其非。在理論上，國有並無不可。我不清楚，北京擬以何種方法將其國有，但如將湖南唯一之財源水口山收爲國有

的話，湖南則將滅亡。是故湖南公民之極力反對，實爲理所當然。如若硬要收爲國有，他們必以死力爭，其結果或將在平地起波瀾。平地起波瀾！這是北方野心家想乘機混水摸魚的求之不得的妙計，是即他們的用意並不在彼，而在此，惟因有浙江之前轍，所以此地公民或自不敢輕舉妄動。北京如果真地有意國有它，北京應三省而後行，因爲不僅湖南，其他各省亦怕國有它們的礦山，因而將共同起來反對北京。自來，在中國，地方自治根深蒂固。今日如欲實現萬能的中央政府，則無論從共和的精神看，或從歷史的觀點觀察，皆屬倒行逆施。反此，若以地方自治爲運用資料則爲順，而欲顛倒這種順逆，以實現純粹的中央集權，則需等待偉人的出現。

誠然，在實際上，中國自古就是地方自治的國家。今日亦復如是。可是日本人却以觀察日本的眼光來觀察中國。因此，日本官僚便以政府間的親善爲中日親善，日本實業家以爲祇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可，萬事便可推行無阻，這實在是可笑之至。官僚政府與官僚政府之間的中日親善姑暫不談，日本實業家們——該是中國通的日本實業家們之受中央政府影響，而致使事業失敗，這是何等的愚笨。事業之失敗或尙可忍；但由此而大大地損害中日之感情，則大不應該。而與亞公司之在水口山、太平山問題束手無策，大倉組之在南京鳳凰山鐵礦進退兩難，中日興業公司之在桃冲鐵山不知所從，在在皆是祇看中央無視地方的結果。如此親中央、疏地方，利益感情兩失，反而將過歸咎於中國國民性，中日親善，其意義何

在？欲親中央，可，但絕不可無視地方。這是我欲警告我同胞的第一要義。

連日之陰雨已停，春色又新。鈴木社長之健康與日俱進，遙舉酒杯，以爲慶祝。敬啓。

三月三十日

於長沙學問街黃公營葬
事務所

拜啓者，雨歇天晴，有如夏天的氣候。準備來過酷寒的我，實在難受。前天，曾與久原的宮田君、三井的片倉君、山田純三郎君和松本君一道上嶽麓，躑躅花已開四成，風景之美，令人忘歸。下星期天前後，全山之花可能盛開。大家商量，屆時當帶辦當上山一酌。該天，一歐君一早就上山監督工作，在山上與我們一行相遇，因此在山頂上的事務所請我們吃中飯。

事務所有道士堂。其風景亦足賞。此堂有今年七十九歲的老道士。據說，此老道士走山路比壯年走得還要快，上次我來時，他以爲我是中國人，因此拼命要跟我談話。在傍邊的一歐君的岳父告訴他說我是日本人，他驚愕地問我幾歲。我答說四十八歲，他搖頭說六十歲以上。聽了之後，我非常傷心。回來之後，應香月梅外君之宴。是日日本茶，我很喜歡。梅外君，福岡人，爲已故香月經翁之公子。

昨日亦爲晴天。多日爲雨天所困的我們，以猶如籠中鳥得了自由之勢，又到郊外散步，宮田君、松本君和我三人，爲了觀看前日所種植櫻樹的模樣，遂到譚督軍太夫人墓地。所種櫻樹不但未死一棵，山櫻已落花，吉野山八重櫻花正要開

，因此大家至為滿足。很意外地，此地有許多蔬菜。遂摘之帶回宮田君宿處「美和」以為酒菜。其風味，不可言喻。宮田君提議再去摘，獲得了大家的讚同。

本月一日為此明德學校建校十五週年紀念日，我被邀去演講。此校係由胡元俊君所經營，兼有小學和中學，黃公亦曾在此執教，據說，黃公第一次從湖南亡命日本時，係由此校動身的。由此可見黃公與胡君之關係的一斑。當日出席的學生四百多人，主要來賓三十多人，下午三時正開始。首先由校長胡君致開會辭，並介紹我，繼而我上台，李肖鵬君擔任翻譯，歷時一小時四十分鐘。其次是教育會長，再次是省議會議長，最後是譚督軍兼省長的演說。會後，在別席有宴會，獻酬乾杯又乾杯，我終於醉倒。據說，該時督軍也喝醉了。有溫厚篤實君子之風的督軍，於斯道也是能者。可謂有良伴。

每次涉及酒事，總對天眼社長不住。希望他早日恢復健康，能夠喝酒。敬啓。

四月十一日 於長沙學問街黃公營葬 事務所

拜啓者，湖南之富有名勝古蹟，盡人皆知。山有衡山、嶽麓山、嶽麓山下有嶽麓書院，據說為朱熹講聖賢之道的地方。今日在此設有高等師範學校。不進校園，不能見此古蹟。屈原祠在山的右手山腰。屈原的高義清節，千古不朽，今日尚與省立中學校門併列，題曰「三閭大夫之祠」，可謂上品。在此種古蹟建設學校，雖不無稍許

殺風景之嫌，但在具有不朽之歷史的古蹟辦理教育，我認為仍然甚為適當。如以此跟岳州之岳陽樓做為營房相比較，則有天淵之別。

古蹟不止此，還有曾國藩之廟，何某祠，幾乎不勝枚舉，但我皆尚未去過。此乃生來之懶惰，以及下雨連天所致。

可是前天，一歐君却來我房間遞一張紙說：「無聊嗎？看看戲罷。」仔細一看，是演戲的廣告。紙中央，用粗筆寫着「黃克強」三個字。「是什麼？」我問。他答說：「是關於爸爸的戲。」上面有演員的介紹。主角黃克強、老太太（黃興的母親）、夫人、一歐，還有舊同志的名字。來參加喪事而看戲雖有些不相稱，但這是關於黃公的戲劇。錯此機會，恐難重睹，於是偕香月氏夫妻、安澤氏夫妻、山田、宮田、橫田、松本諸氏，於下午五點半時到育嬰街的新劇社。

故事分成「湖南講學」、「日本會議」、「香港籌餉」和「廣東起義」四段，舞台似有劇幕似無劇幕，而換場面時，有兩三分鐘的時間，此時便有樂隊的樂奏，它的結構似很適合耐煩而又似不耐煩的中國人的氣質。

戲始於黃興在明德學校教書，他站在講台給學生講課。校長胡元俊（號子清）和國文老教師在那裡傍聽。黃興大事抨擊守舊主義，鼓吹新學說，呼吁改革的必要，對此，胡校長喜色滿面，但老教師却屢次搖頭嘆息。

場面移到學校的事務室。兩個工友把黃興的行李運到事務室來。好像很重。事務員想把它移到事務室的一角，但抬不動。因懷疑遂毀鎖打開

來看，結果是手鎗和炸彈，事務員着驚喊了一大聲，在隔壁房間的胡校長也來看又嚇一跳。此時來了黃興，頓覺糟糕，但遂恢復鎮靜，以如無這些，無由救中國來說服這兩個人。這兩個人終於同意了，並想趕緊收拾的時候，前述之老教師在隔壁聽到吵聲而進來，並堅求要吃雞蛋樣的東西。胡校長和事務員設法瞞騙了他，此時場面一變而為茶店。不知道在何處喝過的酒，老教師醉步踉蹌而走進茶店坐下。那裡還有三、四位其他顧客。其中有一個面相惡劣者，是為警探。老教師乘醉開始鳴不平說：「我以此年齡，每天授課，年薪不過五元。可是最近剛來的小伙子黃興教一小時却可以拿到一塊錢。並且其所說，皆為無視國體的話，簡直是亂徒。」聽了這些話的探公，遂端來更多的酒菜，以為老教師的不滿加油。老教師終於說出手鎗和炸彈的事。瞬即場面又變成黃興在事務室看報。

一會兒，胡校長和事務員也來事務室跟黃興一起看報紙。此時工友跑來說：「警察來了。」黃興站起來繃繃眼眉，拍着胸膛說：「不要耽心；萬事拜托，並很快地躲起來。瞬即穿滿朝裝的捕手闖進來。胡校長大罵說：「幹嗎！」捕手長說：「黃興涉嫌，我們來逮捕他。」胡校長說：「黃興不在這裡。」捕手長說：「工友說他在這裡。」捕手把工友帶來。對於工友說「我說有」，校長拼命解釋，此時換成在龍黃溪門前龍與黃興站着談話的場面，龍為了拿旅費給黃興進房裡去，黃興一個人站在門內。

龍黃溪是第三革命黨時湖南省臨時省長龍璋

氏胞弟。他跟黃興相通其心。黃興在等他出來的時候，捕手跑上來把黃興的手扣住。黃興驚問說：「你是不是抓錯了人？」捕手問說：「你是黃興罷？」黃興答說：「我是來收款的商人。常常出入於龍家的黃興先生好像剛剛進去。」捕手放了黃興闖進龍邸。黃興馬上逃逸，場面變成捕手闖進去的龍家。

龍氏當時是兵部侍郎。因此捕手不敢亂來而說：「請把黃興交出來。」龍氏答說：「黃興不在我家。」捕手說：「在外邊的那個人說他在這裏。」龍氏聽到此言便放心，並責問說：「如其不信，可搜查我家，如黃興在這裏，我願同罪。但如果不在這裏的話，……」龍夫人也說了一番大道理。捕手終於叩頭而去。龍夫人就心黃興的安全，因而說：「已經沒關係了，把他帶來藏在這裏罷。」龍氏也同感，而正要出門的時候，場面變為一家理髮店。

逃出虎口的黃興，跑到這家理髮店。說服太太而借用了理髮師衣服，把它換好的瞬間來了一個偵探，說：「黃興來了告訴我」，爾後給理髮師一些錢而他去。黃興以為這裏也是危險，於是假裝肚子痛要到廁所而逃脫。

此時場面一變而為黃興宅。黃太夫人、黃興夫人和一歐均在。這時因為龍氏的好意，來了一位黃姓的牧師慰問黃太夫人，並說：「黃先生如果回來，請他到我教會來，夫人、一歐如果覺得危險，也請一道來，因為教會誰都不能干涉，所以很安全。」說罷，牧師就回去。黃太夫人說：「我要死守此家，妳們到娘家去好了。」黃夫

人和一歐走了之後，便換場面。

新的場面是廖星昉宅。廖氏是黃興的岳父。突然有人敲門，廖夫人一開門，竟是女兒和孫子的一歐。一會兒，又有人敲門，一開門見到黃興。黃興說，因為犯法，想亡命日本。其岳父聽他說日本，非常驚愕，不過不知道他犯了什麼法，但勸其躲在較近的地方。所以黃興說要到上海。岳父、岳母稍微心安並問說：「有沒有旅費？」黃興說：「沒有。」岳父給他三百元，黃興夫人、一歐惜別而換場面。

這個場面是黃興亡命日本。首先有日本旅館，本有日本掌櫃、下女的上場；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他們雖然借來了衣服，但不知道應該怎麼穿，在那裏束手無策時，忽然發現觀衆裏頭有日本婦女，遂來交涉請香月夫人和安澤夫人臨時客串。兩個日本的先生都以爲這是演戲，所以勸他們的太太上場，於是現有成的兩個日本下女。但這兩位夫人的舉動却都很不自然。腳指挾在草履緊緊地脫不下來，坐下來膝不能彎，其中腰的樣子之滑稽可笑，使觀衆抱腹笑個不停。此時黃興穿着西服出現。有兩三句相當滑稽的問答，然後就閉幕。昨天晚上，我們又都去看第二部戲，但山田氏沒來。

日本觀衆太多，好像不大好演，所以把在日本開會的部份省掉，而遂為在香港籌餉的場面。劇中有人譚人鳳、陳其美、胡漢民、趙聲、韓恢以及當前敵人張鳴岐。

場面是香港趙聲臨時住宅。（趙聲曾任南京團長，他被發覺為革命黨員，而被通緝，因此逃

到香港。廣州事件前來日本時，曾住我家）以黃興為首，譚人鳳、胡漢民、陳其美等在商量討論如何搬運手鎗、炸彈。趙太夫人就心說：「我不許我的兒子參加革命黨。」大家輪流想說服她，但她却不聽；不過趙父已經同意，但爲了安慰趙太夫人，他想把趙聲從會議席上拉出。在趙聲苦心之中，會議決議把鎗械裝在棺材，當做死人來搬運。

下一個場面是廣州城門外。在清朝官警嚴格警戒下，譚老以苦力樣子安全通過，黃興化裝跟其他十幾位同志亦安全通過。最後，哭男跟着棺材上來。官警認為棺材應由城內運城外，由城外運進城內實在可疑，遂予以打開檢查，結果發現是武器，於是鬧起來。黃興認為事被發覺，遂跟官警正面衝突，殺掉官警，而直馳總督衙門。

場面為總督衙門內，都督張鳴岐的庭園。張最近因為革命騷動而睡不好；今天似爲空閒，而在院子裏請客。在他跟着他女兒拉的胡琴高聲唱出頭一聲的時候，手鎗、炸彈同時爆發。張及其家人，周章狼狽而逃避。

在總督衙門外，黃興等同志的搏鬥，而閉幕。下來的場面是一個老百姓宅。有一對夫婦，先生外出，太太一個人在家時，黃興跑進來，他向這位太太坦白告訴她說他是革命黨員，並請她藏他。她知道黃興是革命黨員，非常同情他，並把他藏在寢室裏，她自己站在寢室前面來保護。先生回來，覺得太太的舉動有點怪，一開寢室，竟有一個男人在裏頭。先生嫉妬之情不可抑，遂拿把茶刀想殺黃興，惟由於黃興的辯解和坦白，而

大為同情，因此給他衣服化裝使其逃遁。

場面變為處死黨員的刑場，繼之而為香港趙聲宅。趙聲被乃母攔住而終於未能參加，以為非常沒有面子的時候，同志譚老、黃興等四、五人逃來趙宅報告起事失敗的經過。趙聲聽之非常氣憤，當場氣死而劇終。

其故事，在大體上還算正確，但仍有些小錯。譬如黃興亡命日本前，在上海時曾經被捕，但在劇中他們却把它省掉了，原因是，如果演這份的話，楊度、郭人章（璋）等當年的同志後來變節的人都得上場，這樣不妥，因而故意沒演。嗚呼！變節者，連演戲者都要排斥你！

在這劇中，舉動、眼神、表情最佳者還是黃興，其次是惜別時一歐的表演也令人流眼淚。我問真正的一歐，當時一歐是九歲，而戲中的一歐纔是五歲。做為演員，這個小孩真是後生可畏。戲院之客滿不必說；每次黃興出現時，其掌聲如雷，而使我落淚。

明天是蔡公的出殯。幾天來天天下雨，天氣缺佳。邊禱告明日天氣好，邊寫此信。敬啓。

黃興的國葬

四月十六日 於湖南長沙

拜啓 黃、蔡兩公之國葬，如所豫定，已於十二日（蔡公）和十五日（黃公），全部完成。

此地現今尚在下雨。過去曾經有過四、五天的好天氣，爾後連續下了十來天，大家都在耽心蔡公出殯日的天氣。當天風雨俱大，參加殯儀者滿身淋雨，因此大多未過河，而在這邊拜別；弟

本來準備送到墓地，惟因衣服全濕，天氣太冷，終於在河邊就告辭，而跑到日本旅館「美和」去借棉襖穿回到黃公館。參加黃公國葬者，有塋領事等六、七人，都跟第一樣，到河邊就回來了。

參拜黃公之日的十三日，一早就有小雨，但雨停了一陣子；而從七點鐘左右，參拜者絡繹不絕，迨至下午十時（原來規定到下午五時），一直不斷；主葬者更不必說，接待者的疲倦，實在令人同情，但大家却秩序井然，一絲不苟，而使參拜者個個讚歎。十四日是參拜最後的一天，因此來者更多，直至深更半夜，纔絕人迹。

連續了兩天陰天，因此，大家都在耽心十五號的天氣，而十五號一早雖然也是陰天，但並沒有將要下雨的模樣，加以不冷不熱，所以皆大歡喜。出棺也照原來豫定時間準時完成，按照軍樂隊、軍隊、警察隊、學生隊、各團體代表的隊伍順序，爾後是友人執紼隨着，靈柩、遺族繼之，柩側由師長、親戚以及遠來親近之老友隨從而行，由於路窄人衆，因此寸步難行。到河邊不足一里路程，但却費了兩個半小時。在河邊，另有接待員，大家各被分頭領至碼頭上船，而靈柩一到河邊，便同時吹哀笛，此時誰不流淚？

未能渡河的人，爲了看空前的國葬而雲集者，皆無不落淚。當天，日清輪船公司特地準備了一條小汽艇以載運日本方面的參加者。塋領事以下三十多人，加上前天由北平趕來，是夜跟我在我房間談到天亮的張繼氏，同上此船渡江，以等待靈柩的到達。

十艘小汽艇，各掛着軍旗的六、七艘官船，

皆載運着人，慢慢渡河；最後的小汽艇，用白布裝飾起來以載運靈柩，樂隊隨其後面，吹奏哀曲，極其悲壯。靈柩一抵對岸，禮砲殷殷鳴響，爆竹亦和之，因而更加悲壯。

從此地到嶽麓山上黃公墓地不到一里路程，但先頭隊伍却已經走了一半路。下午三時，靈柩到達墓地，它被安置於挖了一丈八尺深，用水泥積四尺高的嚴窟中，前面設一祭壇，大總統代理、湖南督軍譚延闓氏先敬禮讀祭文，然後各代表同時敬禮，下來我們日本人以塋領事爲先頭，由塋領事讀祭文，爾後行同樣的敬禮。

當天也來了七、八個洋人，他們裏頭有穿普通上衣、長鞋，似來玩山遊水的樣子者，而使有心人深覺其無禮。如此這般，十幾年來共過艱苦的我友，終於以新共和國的國典埋葬完畢，而跟我們永別，而從北平趕來的張繼、李書城、何雪竹諸氏，以及由上海趕到的譚人鳳翁，就在墓地低回顧望，不忍離去。我們日本人，則由曾繼梧氏接待，在途中事務所少憩，黃昏時刻纔渡河回來。回到黃公館的我，心如麻，身如棉，時至今日，執筆仍覺痛苦。敬啓。

四月廿二日 於長沙

拜啓 黃公的國葬完了之後，宴會又宴會，連喜歡喝酒的我都受不了，其他不會喝酒的人那就更不必談了。這是在各省代表和遠來的同志還沒回去之前來招待他們的緣故。十三日雖然是黃公的參拜日，但蔡公那邊却在宴會。這雖然有點奇怪，但這是出於不得已的。黃公出殯第二天

亦即十六號是譚督軍的大宴會，十七號是黃公事務所的大宴會，爾後，天天有大小四、五次宴會，據說此亦為湖南未曾有之事。李書城氏離開得最早，他乘十七號晚上的船，張繼氏搭十八號晚間的船，李雨霖氏和胡瑛氏也搭同船。這是變相的吳越同舟，使人莫得其解。

胡瑛氏於黃公出殯前一天由漢口來。當天他到黃公營葬事務所參拜黃公靈柩後，則到我房間來問候。他祇做普普通通的寒暄，而沒談及其他任何事；我也祇問候他太太和千金，而沒談他事。他坐臥不安，無所措手足，我也祇抽着香烟。如此這般經過了大約二十分鐘，他走了。

胡氏走了之後，李、石、徐諸氏來我房間，笑着問說：「胡瑛來說些什麼？真沒有面子。您跟他談了什麼？受窘了吧。」我稱讚胡氏做為黃公的門弟忍辱來參加出葬乃是德善之勇；但後來我聽人說，胡氏係想利用這個機會來為自己辯解者，並罵他這三、四天來的行動。我不知道它的真相，不過我覺得，此時此地來辯解，來攻擊，都大可不必。對於胡氏和孫毓筠氏，所以變節，有一位老同志說，是因為他倆在坐牢時抽上鴉片，出獄後仍然改不過來，最後致使鴉片麻醉了良心而變節，我認為說得最為中肯。凡是知道同盟會創立當時之胡瑛的氣概的人，誰敢相信今日他竟會變成這個樣子呢？鴉片之罪也。胡氏說，他現在漢口經營小小的實業。

迨至十九號，各省的代表也大多走了，但宴會仍然還在繼續；及至昨天，纔逐漸告一個段落。我因為就心自己的健康，一半以上的宴會都予

以辭謝；而於十八號，跟一歐氏夫婦及其妹妹登上嶽麓，將黃公生前所愛好的東西數件，和久原房之助氏所贈送的日本刀一把納於石室內，做了最後一次的告別，並拍紀念相片，鎖上石門，黃昏時刻回來參加了一個宴會，然後上船跟張繼氏暢敘，與李雨霖、胡瑛兩氏握別。

二十號，中日興業公司的倉地知鐵吉氏赴北平途中順便到此地，廿一號，因為他要向黃公表敬意而要到嶽麓，因此我和松本君也就陪他上去。當天，由於一歐氏有要事，不能上山，所以由其岳父李氏代為陪倉地氏上山和接待，回來時，到了黃公營葬事務所日本人招待會，然後參加三井在「美和」所舉行的宴會，而把山田純三郎氏送到船上，回到住處時已經早上兩點鐘了。而我之所以能夠維持比較健康的狀態，乃是儘量辭宴會多上嶽麓山之所賜。是夜，倉地氏也北上了。

兩個月前就成為懸案的此地借款問題至今尚未獲得解決。湖南省政府當局和人民都相當困苦。如前函所奉告，經由此地領事報告日本外務省，正由外務省游說資本家擬請其來投資之時，此地財政廳長袁家譜氏竟在北平與湯淺洋行談妥契約原則，且以為這比日本外務省所推介資本家所提出的條件優厚，因此準備跟湯淺洋行成約。惟因還有其他各種複雜的因素，致使至今還不敢做最後的決定而已。

湯淺洋行的這種先發制人的作法固然不敢領教，但資本家們「老牛推車」的態度也實在大有問題。要借，就趕快借給人家；如果不借，則應該「欣然同意」由湯淺洋行來借；不過有錢人的

想法却不會這樣簡單。他們是喜歡推、拖的。而此間中國人多認為資本家們裏頭某有力份子，在湯淺背後「搞鬼」。這雖然是有點過份的猜測，但非湯淺單獨的工作則非常顯然。日本島國根性竟發揮到中國大陸，實在丟臉。

是否因為這種緣故，在正在開會中的省議會，數日前便有人用文書質問督軍兼省長的譚延闓氏說：「據說目前跟日本交涉中的借款是五百萬兩，以此金錢能整理紊亂的湖南財政嗎？請一週內賜予說明。」

誰人都知道，縱令以一千萬兩，也無法整理整個湖南的財政；而對於省議會所通過的抵押條款，亦即湖南礦業稅年約八十萬兩，鹽的附加稅年約二十萬兩；另外水口山的礦物販賣權中，日本資本家認為前二款富有政治借款的意義而不予接受。

要之，單以水口山的礦物販賣權，是否能夠借到一千萬兩尚有疑問；而縱令在日本資本家們中間獲得協議，五百萬兩成為一千萬兩，他們一定還要求其他抵押或利權，所以本件可能還要經過不少的曲折。

黃公的喪事完了以後，又開始下雨了。到上海還是下雨，日本將是雨季，既然到處都是下雨，我想在這裏多呆幾天。敬啟。

湖南借款問題 五月四日 長沙北門

通泰街三九號黃寓

拜啟 黃公喪事告一段落之後，因為忙於營葬事務所的善後等事而致使最近沒寫信。

如報館特派員的電報所報導，此地借款問題糾紛錯雜，終於惹起湖南省民的反對運動，更演變為對於省議員歐陽振聲氏和久原會社所計劃精鍊所建設問題的反抗，或為對於中日銀行的排斥，排日反日之風如火如茶。

此地百姓，因為紙幣發行過多，物價騰貴，貧民陷於絕境，因此沒人反對借款本身；省議會和報紙也都認為有借款的必要；惟因財政廳長在北平時擅自跟湯淺某簽了契約乃是問題的開端，加以譚督軍透過日本領事所求的借款遲遲沒有進展，所以發生上述的問題。

不過，借款之遲遲不決，亦決非偶然，因為有在公開的借款方面既出面，但在後面却又跟湯淺攜手，在裏面權其兩邊以便投機取巧的大公司的存在，真是卑鄙之至！如果因為老百姓的反對，湯淺的借款不成，同時透過日本政府所求的借款也沒有獲得成功的話，最後可能由美國等國家解決此一問題，屆時，不僅僅在大陸發揮其島國根性的日本富翁大丟其臉，而且更將是日本的國恥。

關於久原會社和歐陽振聲氏的精鍊所問題，有的人說此種事業應由省來辦理，有的人認為這是久原想獲取水口山所作的精鍊所計劃，以為水口山將為久原所壟奪而反對。是即其反對的理由，不能說是非常充足，但却也有其政治意味。我個人倒覺得，在此地被視為官僚的歐陽氏，人們以為他想靠金錢以在湖南培養其勢力，乃是百姓反對的真正理由。而湯淺借款多少也有這種味道。

則：袁財政廳長如果不是梁啟超派的人的話，稍微修正其條件，這件事便會很快地平靜下來。至於中日銀行，可以說是挨了上述兩者的側仗，實在令人同情，特別是久原氏。第三革命當時，久原氏曾給革命勢力以最大的支援，乃為中國人所周知的事實；爾後，久原氏竟在第一興亞公司問題、造幣問題、一千萬元借款問題，和此次的跟歐陽的精鍊所問題，連續失敗了四次。俗語雖然說逐鹿者不見山，但如果這樣的話，久原氏對於第三革命的義俠行為完全白費了。雖然大家都知道，這決非久原個人之過，而是在北平的其店員太醉心官僚的過錯，但失敗太多就是一種恥辱。再錯，決非所以表示久原氏之偉大。嗚呼，如我所常常強調，醉心北京不只是久原的過錯，也是一切日本人的通病。

在這裏，我想談談美國人的做法。美國人正在計劃以二百萬元在此地建設醫學院（原文為高等醫學校——譯者），並準備在今年之內開始授課；而其附設醫院，則將與省政府當局共同建設和經營。其做法的實際和遠大，遠比日本資本家之互爭眼前利益而終於兩敗俱傷，實有天淵之別。又，據說，在日本有識之士中，有擬利用美國資本投資中國的計劃者，這如果能實現，當然最好，但我不相信美國會有讓到處使中國人引起排日感情的日本商人利用其資本的笨蛋。居住此間的美國人，其人數雖然不多，但他們却都很懂得中國，而在懂得中國人對日本的感情這一點，他們絕不遜於日本人。對於中國問題，我們日本上下

實在大有加倍奮發努力的必要。我認為，對於解決中國問題，我們日本人還是不夠誠意。所以問題的解決惟在於徹底拿出誠意來。敬啓。

五月十二日 於長沙通泰街三九號

黃郛

謹啓 前天，在上海的朋友來問我在二十號以前回到上海。不知道爲了什麼事，不過我祇有搭乘明天晚上的輪船動身。因此湖南通訊也就以此爲最後一次。我準備本月底離開上海回國。

此地借款問題仍然尚未獲得解決。而湯淺問題以本月十五日爲暫時契約期滿的日子，對方雖然在請求延期，但究竟將如何演變，無人敢卜。但我想可能自然消滅，關鍵在於日後財團將如何應付此問題是已，當然這會有許多曲折的。我認為，這些富翁大可以湊個五百萬元無條件地借給湖南省民，不過問題却好像不是那麼簡單。

關於排日問題，如上次也略爲說過，我們似乎可以把它當做對於躲在湯淺幕後的中國人的反抗。要之，這是別有用心之排日，因此跟着湯淺的進退，這些幽魂也將隨之而告退，若是，排日也就自然而然的會消滅。

來此地時，水涸不得欣賞洞庭真景，後天將能一睹吞吐長江之大水以調和水流的真洞庭，真是高興之至。

來湖南整整三個月，但還是沒玩夠，現在仍大有難捨難離之慨。惟黃公既已鎮座於嶽麓山上，其家人之悲傷亦稍微減少，這是值得告慰的。

我準備不向諸同志朋友辭行離開此地，因為怕他們以酒圍攻。敬啓。

五月十八日 於上海崑山路第一號

謹啓 如前函所奉告，我是準備偷偷上船的，但秘密易漏，所謂隱遁是最佳的顯露，則先被二、三位中國人所得知，於是一天三宴，大醉而上船，是時日本幾位朋友趕來乾杯，我終於醉得人事不省，醒過來時已經是十四號上午十時許，與同行的松原理學士聊天昨夜之事，爾後吃中飯，此時船已進洞庭湖。

去時和回來時的洞庭湖完全是兩個世界。以前是大河，現在是大海。以前的君山不能令人滿意，但浮在水上的今日的君山却使我感覺古人確不欺我。

十五日上午七時到達漢口。往訪兩三位朋友，松原理學士和柴田君請我吃晚餐，一醉，陶然回船。船於下午九時開始下江，在九江，偶然碰到「東京日日新聞」社的盛田曉君上船，在蕪湖，四位中國友人上了船，彼此聊天，昨（十六）日中午抵達下關。中國朋友在此下船，盛田君到南京去參觀，我和松本君搭乘下午兩點半開的火車，下午九點到達了上海。

歸來得知內人住院中。從葬禮到看護，可能還有其他事。風乎雨乎，據聞北京風雲甚急。

在湖南，我碰見過過去曾受您照顧的○○○君。他一再要我向您致意。他在此地甚為活躍、

得意。請釋念。

沒什麼收穫的湖南行，就此擱筆。敬啓。（

譯註四）

（譯自「宮崎滔天全集」第一卷）

（譯註一）除潭字外，其餘兩個字是用片假名寫的，所以蘆林潭是譯者自己猜測的地名。

（譯註二）「新內」shinai，是一種說唱的技藝；「長歌」，又寫成「長唄」，念成 nagata，配合三弦、笛子等唱的一種歌曲，常與歌舞伎舞蹈等配合演出；「獨獨逸」，又寫成「都都逸」，念爲 dodoitsu，主要的用語以七、七、七、五格律共二十六音，歌唱男女愛情的一種俗曲。此外，還有用片假名寫的歌謠，但譯者尚無法查出它是什麼東西。

（譯註三）新島襄（一八四三—一八九〇），京都同志社大學的創立者，是位熱切的基督教教育家。

（譯註四）本文原文原刊於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五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在長崎由鈴木天眼所發行的「東洋日乃出新聞」。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九日 東京

譯者後記

「原作者宮崎先生，是革命先烈黃興先生最好的朋友，國父與黃先生認識和合作，係由其所促成。爲辛亥革命，他曾傾家蕩產，盡了最大的努力。他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實不亞於我黨國元老。」

「宮崎先生寫此文，是要報導他訪問湖南，弔黃興先生，參加黃先生葬禮的詳細經過情形。」

「原文係寄給日本「東洋日乃出新聞」社長鈴木天眼，並在該報連載。」

四文中「蘆林潭」地名，業經東方雜誌社編輯部查告：國防研究院出版張其昀主編中華民國地圖集湖南省圖，確有其名無誤。併此附記。

